

图书馆



故事会

故

事

会

男人的泪

〔旅美〕哈若英 陈斌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NANREN
DELEI

GUSHIHUI
TUSHUGUAN
WENKU



图书馆
故事会

I247.5
1981

男人的泪

〔旅美〕

哈若英

陈

斌

著

当代创作系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男人的泪/哈若英,陈斌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1.3

ISBN 7-5321-2199-2

I.男… II.①哈…②陈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3016 号

责任编辑:郑 理

封面设计:官 超

男人的泪

哈若英 陈 斌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138,000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,100 册

ISBN 7-5321-2199-2/I·1775 定价:12.00 元

图书馆

故事会

故

事

会

目录

引子

太阳像燃烧的火球悬挂在空中，大地在蒸腾中，一群人在眼前涌动着。江浩坐在郊外的一棵大树下眯着眼睛。年轻人在聚餐，那是中学时代的最后一次聚会。有男生也有女生，有人笑也有人哭。有歌声传来，却很苍凉。一个同学走到树下，对他说，你很像狼。他冷冷地看着他，眼睛发呆。突然他感觉到心中一紧，脸上露出了恐惧。他想，如果有一天他丢了，一定找不回自己？于是，他冲上去扳住了那个同学的双肩，两眼直瞪瞪地盯着他的眼。终于，他在一个黑眸子里发现了一张消瘦苍白很像狼的脸。

从那一天，他如痴如醉般地爱上了一首歌，从此，无论走到哪儿，他都走不出那首歌。他不停地在心里唱，唱得鼻子发酸，嗓子发干，那就是：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……

后来，他带着这首歌，这张苍凉的脸走进了美国。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	1
第二章.....	14
第三章.....	21
第四章.....	28
第五章.....	36
第六章.....	48
第七章.....	60
第八章.....	73
第九章.....	86
第十章.....	95
第十一章.....	103
第十二章.....	114
第十三章.....	124
第十四章.....	133
第十五章.....	144
第十六章.....	152
第十七章.....	163
第十八章.....	171
第十九章.....	186
尾声.....	197

第一章

一九九一年深冬。那一天，天沉得快塌下来，大雪把城市都掩埋了，他从机舱的窗户里往下看，只看到白色的大地。那是云也是雪，是天也是地，冰天雪地，比无垠的旷野还苍茫。从此，他走进了一个崭新而陌生的世界，见到了记忆中早已模糊了的父亲，还有父亲身边那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女人。

十八岁，在美国是该走出家庭的年龄，而他，千里迢迢来投靠一个家。他完全不知道迎接他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家，他只是按照母亲的遗嘱来找父亲。父亲从前什么样？他记不清了，那是一个又灰又瘦的影子。现在的父亲呢？他手上拿着他的相片，不能想象在拥挤的人群里怎么找出他。人们说没妈的孩子像棵草，他却更深刻地体会到，没爸的孩子像棵柴。小草柔软的时候总有人想到怜惜，干柴孤零的时候只有在风中被蹂躏。一路他都在迷茫中，身体就像草一样在空中飘，没有一点踏实的感觉。他闭眼睛不愿睁开，因为只要一睁眼，他就有种恐惧，一切都是陌生的，机舱不像是机舱，人不像是人，那蓝眼睛黄头发的更是他天外的梦。渐渐，他看见病床上的母亲绝望地向他伸着颤抖的双手，他去迎接她，那双手又突然变成了两把利剑，直捣他的心窝。他想嘶叫却没有声音，他想跑又抬不起脚步。那两把利剑霎时间又变成一面笼罩他的镜子，他看到了一张十分恐怖的脸……江浩惊醒了。他胸脯怦怦跳得发慌，他

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梦？他踉踉跄跄起身走到机舱的尾部，进了卫生间。他打开了水龙头，用凉水把脸浸泡了一下，似乎感到了一点清醒。他慢慢抬起头来，镜面上的日光灯把他的脸照得没有一点血色。的确这张脸十分恐怖，就像一只饱经风霜的狼，在凄厉的北风中嗥叫。他想做出一点笑容，比不笑更糟。

飞机终于在终点站芝加哥国际机场着陆了。从北京到东京，东京到洛杉矶，洛杉矶到芝加哥，经过了大雪围困，经历了三天三夜困扰，他感到像从漆黑的地狱里爬出来。他踉踉跄跄地走出机舱，一眼便从迎接的人群中看到一张似是而非、似曾相识的面孔。突然间，他的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，心揪得发痛，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难道他就是父亲吗？他眼睛里带着疑问，缓缓向那个人走去。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，带着沙哑，电话里江浩听到过这个声音。

“江浩！”

是他！陶汉走上来，眼睛直直地凝视着江浩，嘴唇微微地颤抖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他心中像针扎一样。一别十多年，他是在梦中看着儿子长大的，他多想拥抱他，叫一声孩子！可他怎么也鼓不起勇气，是歉疚，也是胆怯。儿子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，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，目光里流露着审视。他想接近，又怕他拒绝。

“我……帮你拿包？”陶汉结结巴巴说道。

江浩没有放下肩上的包，多少还是有些不安。一个女人走过来，亲切地唤了他一声，露着关切的目光。

陶汉介绍道：“这是詹宁，她也是来接你的。”

她开口说道：“别客气，叫你爸爸帮你提包吧！”

他叫不出“爸爸”，这个词在他的生活里太陌生了，他只能用眼睛轻轻地叫了一声父亲。

詹宁走在他身边，扶着他的肩说道：“这一路受了不少罪吧？你爸爸也急得几天都没睡好觉。”

女人的话很温柔。江浩把包交给了父亲，默默走在他们中间。

他没有对父亲身边的女人感到惊讶，父亲对他是完全陌生的人，哪怕他身边再多几个孩子，对他都是一样的陌生。母亲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父亲的情况，她也是在父亲的来信中揣摩着他的情况，母亲对他也陌生了，最终她还是给父亲做了最后的评价，他不是坏人。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？还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？病床上的母亲努力想象着父亲，她的眼里再没有流露出从前那种仇恨目光。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，脸上都很平静。可是母亲终于还是给他留下了陌生的父亲。他多少对母亲有一点遗憾，不管他的父亲是人是鬼，在他无邪的童年里父亲是一个空白。他没有机会去接近父亲，没有机会去理解他，他是一个谜。父亲的身影灰蒙蒙地缠绕了母亲，这个沉重的包袱压了她的一生。他只能借着母亲的哀怨一点点窥视着父亲，父亲为什么曾经不认自己？十八年了，他是一个被父亲抛弃的孩子。他和母亲相依为命，习惯了母亲，习惯了没有父亲。

江浩被他们接回了家。这是一栋在中国很难看到的小洋房，楼上楼下两层。屋里的色调很灰，很陈旧，看似生活了很久，没有一点现代味。江浩的小屋在转弯的一个角落处，屋里的陈设一应俱全，单人床、衣柜、床头柜、写字台，整整齐齐。江浩环视着自己独立的小屋，比他从前居住的小屋豪华多了，左边还有一间和卧室连通的洗澡间，有卧室的

三分之一大。他像是进了宾馆,又喜欢又觉得不能拥有。他悄悄开了一点门缝,从他的小屋斜看过去又是另一间大屋,他看到了梳妆台,上面摆着女人用的东西。詹宁从里面走出来了,穿了另一种颜色的衣服。他这才断定,这女人一定是父亲的妻子。

陶汉,这个被公认为机电专家的大学教授,在大家的眼睛里是个古怪的老头。实际上他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年老,只是他过早花白的头发和神色专注的脸使他失去了年轻的魅力。他正处于年龄和学术最佳组合阶段,精力旺盛,知识渊博,每年他都以超额的学术论文获得了不少研究经费。系里正是靠着这头不知疲惫的老牛积累了不少家当。大家都很敬重他,但没有人拿他当亲密可交的朋友,他像一台先进的计算机,总是机械地自己的轨道上运行,人们便只能顺应他,尽可能照着他的程序运转。至于他过着什么样的私生活,没有人能了解。他从不和人谈心,也没有平常人那些感兴趣的话题。但毫无疑问,他是一个合格的专业导师,只要跟他一路摔打过来的学生,都是学术的将才。他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是活在怪圈里的人,没有人知道他还能养出一个儿子。在这个谜一样的怪圈里,除了他身边的这个女人,没有人走得进来。

到美国的第三天,江浩就被送进了学校。陶汉帮他办理了入学的一切手续,他被安顿在一所离家较近的大专学校补习英语。江浩是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的。他手上有圣福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那上面写着很多他看不懂的文字。他是按照父亲设计好的程序一步步走过来的。此时秋季第一学期已经结束,陶汉只能把江浩先安顿到大专学校,等下一个秋季他才能到圣福林大学读书。

每天早晨陶汉把江浩送到学校,下午再把他从学校里接回来。家里有四间卧室,两个餐厅,最大的书房设在地下室,那是陶汉的专用办公室。在这栋灰暗暗的洋房里活着他们三个人,每个人有自己睡觉的地方,吃饭时坐在一起。三个人从不闲聊,也没有固定谁做的家务。饭是两个大人做的,谁回来得早谁就动手做。饭做起来很快,吃起来也很简单。江浩暗中观察着父亲和他的女人。父亲很特别,他的生活很有规律,每天总是在同一时间起床、做早饭、离开家,他的动作都固定在一种程序上没有偏差。他的行动很敏捷,目光很专注,他的脚步在家里都是急匆匆的。江浩总是掐算着时间和父亲一同走,一起回家,他感到很紧张。詹宁则不同,她显得很平静也很放松,做事慢慢悠悠。她喜欢在卧室里,那里有她的书桌。偶尔她也会依在沙发上独自一人看电视,悠闲时会哼一些动听的小曲。这个家,每个人好像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江浩像客人一样过得小心翼翼。

他和所有新到美国的留学生一样也经受起了孤独期。虽然他和其他留学生不同,他不是离开家,而是来找家,到父亲身边来,但这个家对他太陌生,就像陌生的美国一样。除了他自己的小屋,这个家的所有东西他都不敢轻易碰动,厨房的壁柜里有很多小点心,他不敢随随便便打开;冰箱里还有很多新鲜水果、饮料,他也不敢随随便便拿到他的小屋。他想不出有什么话该和他们说,关起门来他能呆呆地一坐两个小时。他想家,想曾经住过的小窝,想得眼泪往鼻子里流。他知道他回不去,他已经失去了他唯一的亲人母亲。他告诉自己要忍耐,因为母亲说过要让他学会“吃苦”。

很快,紧张的学习生活就代替了他的孤独寂寞,他拿出

了当时高考冲刺的精神，几乎在挑灯夜战了。初到美国英语是他一大关口，从前他就很不喜欢英语课，现在却不得不把它当吃饭来对待了。真的进了学校，学起来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厌恶英语了，环境已经逼迫他去投入兴趣。到处都是英语，与同学交流需要英语，出门看路要英语，电视、收音机也是英语，英语在他的脑子里爆炸了。他生活在两点一线中：家——学校，吃饭——学习。父亲并不常过问他的学习，只要看到他趴在写字台上就很少打扰。詹宁也很少评价。晚上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做，父亲在大办公室，她在卧室，江浩在自己的小书房。学校和家就完全不同了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在他眼里，这种学不叫上学，该叫上幼儿园。老师像带了一群大孩子，课堂上说笑，课下面也说笑。学生更不像学生，大小老少都有，妈妈们看起来穿得拖拖拉拉，姑娘们又精炼得上衣只能遮盖住一小半。男孩的眼睛搜索猎物，常常没多久怀里就拥进了一个小妞。学生们不喜欢作业，老师们也很少布置作业。江浩不习惯这种学习状态，也知道自己不能和这些人相提并论。他只能把上课当调解，回到家才真正进入学习状态，他自己给自己补课了。

有一天老师讲到家庭，每个同学都站起来描述了自己的家，轮到他说，他有些不够坦然，但还是清楚地描述了：“我有一个家在美国，父亲、母亲和我。我还有一个大家庭在中国，祖父祖母和亲戚。我爱我的小家，但更想念我的大家，因为那儿是我成长的地方……”他讲得很好，但这些话全是假的。

“苦晚饭的时候他又暗中观察这个家，应该补充一点就是，这个家很安静，静如坟墓。”

“江浩，我要出去开几天会，詹妮接送你上下学。”

这是父亲在饭桌上当着他 and 詹宁说的。父亲讲话很精炼，从不多说一句废话，像是指挥官下达命令。听母亲曾经讲过，爷爷从前就是当小官做大兵的，一身的火药味。但他看不出父亲像爷爷，他果断，但火药味不浓。他叫她詹妮，任何时候都叫她詹妮，听起来很亲。她叫他陶汉，有时候也会说“你爸爸”如何等等。他们俩相互都很尊敬，尊敬得客气，倒一杯水都会说声谢谢！中国家庭不是这样，再大的事让家人帮忙也是理所当然。他感觉这个家与众不同。

父亲到德国开学术会议了。他一走江浩就莫名其妙感到轻松了。詹宁不太会做饭，她总是接了江浩再带他一起出去买饭，她会问他想吃什么？也会叫江浩帮她做事。江浩突然发觉他和詹宁在做事上配合得很好，因为他们俩做事速度都不快。

有一天詹宁买了炸鸡，这是江浩第一次吃美国风味的炸鸡，他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，酥酥的皮，嫩嫩的肉，难怪很多人到北京去排两个小时的队吃肯特炸鸡。他吃得好尽情，如果不是因为有詹宁，他能一口气吃掉一大盒。可是他不能不控制自己，母亲常教育他人不能太贪婪。詹宁却把一大盒炸鸡都推到了他面前：

“这些你都承包吧！我不喜欢吃。炸鸡要吃新出锅的，放到明天就不好吃了。我在想你明天中午带什么饭？帮帮忙想，要不我给你钱，你到学校的餐厅买？”

“我就带这个。”江浩指着炸鸡。

“行吗？连着两顿吃炸鸡？”

“行！我爱吃。”

他终于在詹宁面前说出了“我爱吃”的话，这是孩子话，

也是他的心里话。

这以后炸鸡就常常在家里的饭桌上出现了。每次江浩看到炸鸡就不自觉地想到母亲，母亲过去总是不声不响地把他喜欢吃的东西放在他面前。他知道她在默默地关怀着他，就像母亲从前关怀他一样，他感到心里一股暖流上涌。他开始慢慢同她亲近了。

江浩原本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人，高考落榜后，他对学习便完全厌倦了。不用说十年的教育让他感到漫长，仅仅是高中三年的悬梁刺股就足以让他耗尽肝肠了。除了生活在中国的人，没有人懂什么是“黑色七月”，为了这一个“七月”，本该是纯洁的心烧得又焦又暗。如果今天他还在中国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那高考的一刀，把同样的人劈成了三六九等，有的一跃进了高校成了天之骄子，有的名落孙山生计难保，还有的自杀了……他不愿意再回想。他是在惨败后逃出来的。幸亏母亲去世了，否则她会追悔自己没有把儿子培养成才，因为这是支持她生命的希望。尽管江浩自己并不想把大学的荣耀看得那么高人一等，但生活里的他不能不遵从母亲的意志。他真的很厌恶上学！如今来了美国，那种悬梁刺股的挣扎感消失了，学习也不觉得是违心愿了，是必须，就像吃饭一样不学就会感到饥饿。他的生活的确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他在心里有一点感激父亲了，他感谢父亲在美国，他能有机会来美国。好像美国比父亲更有吸引力，他觉得这儿的天空都比从前的蓝。

父亲依然是值得敬佩的，听詹宁讲他有论文要在国际会议上论述，他总在想象父亲走上演讲台的形象，他觉得很伟大。知道父亲星期五中午就回来，那天课堂上江浩精力都集中不起来。他想父亲回来时该是什么情景？他一定会

兴奋，一定会给他们谈德国的情况，一定还会给他们带来很多新鲜的礼物。下午还是詹宁来学校接他，詹宁很高兴，他看得出她也在盼望父亲回家。

詹宁和江浩回到家，一进门詹宁就更愉快了起来，她看到车库里停着陶汉的车，他回来了。她一进门就叫了声：“我回来了！”

车库的小门直通餐厅，一开门就能看到厨房，陶汉腰上系着围裙正聚精会神地做饭。他只是平静地回应了一声詹宁，没有一点激动的表现。詹宁丝毫没有介意他冷漠的反应，走到他身边娇柔地问道：“做什么好吃的呢？”

“想吃什么？”

“炸鸡。”

陶汉惊异地眼睛一动，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。他看到詹宁手上提了一盒肯特炸鸡更有些惊讶。终究陶汉还是陶汉，他没有一句多余的语言。这一晚和从前没有任何改变，各人有各人的事，江浩还是坐在自己的小屋里看书。

“江浩……”

江浩的房门被敲响了两声，他听出来是詹宁。她从来不随随便便闯入。

“你爸爸说给你屋里放台电视，这样方便点。”她微笑着对江浩说道。

“不用了！我也没时间看。”他客气地推辞，嘴上这样说，心里却很想有台电视。

陶汉抱着电视从楼下的书房上来。他脸上依然沉沉的，行动却很积极。

“詹妮说给你屋里放台电视。放哪儿好？”

“这儿！”她指了一下床脚下的衣柜，她早已看好了位

置。

这地方不错,正好是躺在床上看电视的位置。他记得从前家里也有台电视,但很少打开。为了他集中精神学习,母亲不但不许他看电视,连她自己也不看。看着她和父亲两人忙着接线、调试,江浩心里暖洋洋的。

“放录像在第三频道。”她说,又把两盘录像带递给他,“这两部片子不错,你看看。看电影对学英语很有帮助的,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别着急,慢慢来,只要能跟着班走下来都能通过。……江浩,你会游泳吗?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怎么样?”她像是跟他打过赌似的,“陶汉,明天到学校游泳?”

陶汉赞同,他很高兴。他一高兴表情就显得很不自然,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,双手会下意识地搓起来。

实际上不知所措的该是江浩,他没有游泳裤。他出国之前匆匆忙忙的,他的行装都是小姑和大姨帮着打理的。她们没有仔细到在冰天雪地的时候准备游泳裤,倒是一大箱的多余毛衣毛裤。

第二天一早,他们先去了商场,在那儿给江浩买了一条宽宽松松的花短裤。这条花短裤的商标上还写的是中国制造,很像老家乡下佬穿的睡裤。他从没有穿过这种短裤下水,既然是父亲和詹宁一起挑的,他没什么可再挑剔的了。

詹宁是个挺特别的女人,她不像做过母亲的人,还有一身学生味。她的头发总是直直地拢在脑后一束,像中学生。衣服穿得也挺简单,没有一点耀眼的地方。她不很年轻了,如果戴上眼镜还能遮掩一下眼角细细的皱纹,可她戴隐形眼睛。她比国内的女人朴素得多,很少化妆。她的话比父

亲多,但不是侃侃而谈的女人。她很随和,讲话声音也不大,不紧不慢的,在他们两个男人中间显得很安逸。

这是江浩到美国来第一次做运动,也是第一次到父亲的学校。圣福林大学名声在外,这所高等学府坐落在密芝根,是一个大学城。这所大学对他来讲就是一块圣地,做梦都不敢想能到这里来。而他非常清楚,父亲已经给他铺好了路,不久他就会到这所大学来读书。可以想象,一个在中国高考落榜的学生,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情走进这块土地?他的未来会从这里开始吗?一想到这,他都有些胆怯了。

他们到了游泳池。这是个室内游泳池,分三个区,三个独立的游泳池,高台跳水区,速游区和普通游泳区。江浩水性不错,詹宁游得也很好,只有陶汉在浅水处泡澡。江浩没有到速游区,他不想制造分裂。游够了便趴在台边有意和父亲制造一点亲近。不管母亲从前用什么样的话语攻击过父亲,他都想用自己的眼睛去认识父亲,他希望能看到他的好。

一向很严肃的陶汉此时也感到一点变化,尽管他和儿子没有太多的话题,但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,就算是沉默也令他高兴。他们都看着詹宁游。

詹宁慢慢地游过来,很轻松地撑上台边坐下。她对陶汉总是能流露出亲近,有种很满足的感觉。她休息了一会儿,对江浩说:“江浩,咱们俩比一比好吗?你别让我。”

他真感到不自在,突然间觉得她小了,像同龄人了。她鲜艳的泳装,消瘦的身体,配在一起就像是没有成熟的中学生。她到底有多大?他没有仔细瞧她眼角边的皱纹。看着父亲眼里也藏着微笑,他便和她比赛了。

她游得很卖力,他让得也很用心。他不能让距离拉得

太远。江浩一边游，一边偷偷地打量着坐在池边观战的父亲，他能够感觉到父亲心里很高兴，只是不表露在脸上。他们俩赛完了，江浩以微弱的优势领先。两人气喘吁吁从水里爬上来时，陶汉正在和一个洋学生聊天。平时讲话一向很拘谨的陶汉此时却显得很自如，他的双手和肩头也都随着话语的需要配合协调起来。江浩突然发现父亲讲了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几乎听不出一一点中国人的语调。他惊叹了，他怎么能讲这么好的英语呢？

“这是我的儿子，浩。”陶汉见江浩走来，很自然地把他介绍了出来。

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洋学生过来紧紧握住了他的手，眼睛里露出了羡慕的目光。“你很走运，有一个优秀的父亲。……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学过两次电磁场理论都考砸了，学得一塌糊涂，我不明白我怎么这么笨，怎么学都没办法通过。后来听人家讲听课要听陶教授的课，我就等了一学期。等陶教授带这门课时，我才知道我还是很聪明的，根本就没下功夫全得了A，而且学的东西全明白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陶教授，他能把极为抽象的理论讲得极为通俗。他是我见到的最伟大的教授。你太走运了！”

他讲得很激动，江浩悄悄竖着耳朵听，大概的意思还能够听懂。感到惊奇的是，在家里这么不能言语的父亲怎么可能站在课堂上讲课呢？他的英语又怎么说得如此流畅呢？太矛盾了。但从这个学生的表现来看，父亲一定是一个出色的教授，否则不可能受到学生这样的恭维。他心里暗暗对父亲也产生了敬意。

从学校出来，他们去麦当劳用午餐。三个人都比往日显得轻松了许多，也颇有三口之家的感觉。詹宁争着去买